

都市小说



命运之神

人生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欲望追逐！
它驱策人努力迈向成功，
也腐蚀人心底深处的本性。



✻ 都·市·小·说 ✻

命运之神

戈华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 新登字 1 号

命运之神

戈 华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82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0 × 1168 1/32 印张: 16 1/2 字数: 36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一版 199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7-204-03073-4

I.524 定价: 19.80 元

命运之神

- 一、她仔细打量回想着昨晚和她狂热做爱的男子，眼前并无翩翩风度，一点也不优雅和浪漫，他并不是她所期待中的男人。
- 二、男人用狂热的目光痴痴看着她，她的美丽却是惊人的，在男人的眼中燃起了不可抑制的欲火，她很习惯性的在此时杀了男人，什么是生活她早已分不清了。
- 三、她是一个独占十分强烈的女人。当一个粗心的男人将两枚戒子分别送给了妻子、情人经过千转百回戒指又回到了戒指主人的手上，人们说这是命，这就是缘。

都市梦园

人生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欲望追逐，它驱策人努力迈向成功，也腐蚀人心底深处的本性。

煥达工厂是阮爱黎父亲一手创建的，父亲白手起家想要

子嗣承继着伟大事业的愿望。她很难忍受在结婚六个月后，发现丈夫肃炜对她父亲的工厂有兴趣，甚至不曾谨守过婚姻的誓言，每天早晨连个吻都舍不得给她便离开，并无视于她的存在，去和那令他不断写出热情如火情书的女人厮混。

梦幻

威纳广告公司，林森在正拍一个 cF 的广告，需物色一个模特，雪儿闯入了他的镜头，也闯入他的生活。爱和结婚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一男二女的三角恋爱，男主角同时周旋在天真和成熟的两个女人之间，林森竟与江莹莹结了婚，但心中最爱的人雪儿已远离他去。

欲之舟

星期三

地点：尼斯·蔚蓝海岸

天气：晴

尼斯是一个被法国人的浪漫夸大了的城市。她坐在蔚蓝海岸的鹅卵石滩上无助的想。

她很清楚的记得从前的教科书是这样描述的：蔚蓝海岸，冬可避寒，夏宜游泳。但在她的亲身体验中，可能两者皆不宜。鹅卵石滩上有无数绿晶晶的玻璃瓶碎片，一不小心就会扎进脚跟弄得鲜血淋漓；已经是五月底了，海水的温度还很低，像刚从冰箱取出来似的，让她连濯足的兴趣都没有。海水的色泽堪称美丽，在阳光映照下湛蓝与碧绿交辉，但海风朔朔吹得人头部胀痛，飞散的发丝扎痛她的眼睛。

下午她才搭了近九个小时子弹列车到达尼斯。一下车拦了计程车便迫不及待的赶到蔚蓝海岸。结果，疲倦加上失望使她的精神相当颓靡，又不禁心疼起昂费的车费来。“该死的教科书，可怜的法国人。”她一边喃喃诅咒一边大发同情心，“法国的井底之蛙们从没有看过真正宜人的海滩，而编教科书的人没有到过尼斯便跟着胡说八道。”

她的身边摆着一本法文原版书：莒哈丝的（达基尼亚的小马）。莒哈丝的书在电影“情人”票房成功后再度声名大噪。她看了电影

——那部让法国都啧啧称奇的一部拍得很精致的三级片，“情人”片中最精髓的片段是港星梁家辉光裸的背部曲线、有力的臀部和做爱时毛细孔放大的镜头，其他其实并无可取。她为了让这次假期法国得道地，还在巴黎书店买了这本厚重的原文书，增加一点属于法国的气氛。

她曾经花了一年的时间上法文密集班。平日她的工作是美商公司的英文秘书，该公司并没有任何与法国方面的来往，因而她每晚下班便急着赶上法文课的举动令同事们觉得多此一举。然而，她却乐此不疲。她天生向往任何“优雅”的东西，学习那样复杂的语言且偶尔在略懂法文的老板面前稍加卖弄，使繁复却单调的秘书生活平添不少虚荣的趣味。

为了这次假期，她着实煞费苦心筹备。美商公司在台湾便入境随俗，一周上五天半班，做满一年只给七天年假，反正样样合乎劳基法。她这趟出来预计费时九天，搭飞机花掉两天，又得让公司多扣两天薪水。

偏偏忘了一件事。她忘记一个不习惯孤单却独自旅行的人是很寂寞的。她也忘了，实现梦想犹如喝咖啡一样，闻起来总比入口芳香。第一天，在巴黎下机，她便发现了浪漫以外的东西——脏乱。她是个略有洁癖的人，不太能够忍受每天由二十万只狗在大街小巷制造的十公吨粪臭，地下铁里有个发表演讲的醉汉发出的凶恶眼神也把她吓个半死。所以她焦急的搭夜车南下。

风忽而呼呼辣辣的吹在脸上，并不温柔，那样的感觉好像有只无形的手不断的打她好几巴掌。蔚蓝海岸，唉！

一双 Reebok 的球鞋停在她脚边。还没来得及抬头看，就听到一句很熟悉的语言：

“哪里来的？”

半台湾国语。她吃了一惊。

那个男人戴着一副黑不见底的太阳眼镜，

皮肤黝黑，身材中庸，体格略微粗壮，嘴角有两撇古怪的小胡子像蟑螂翅膀。她尚未回话，男人即又咧嘴大笑：

“哈哈，你是台湾来的对不对？”

“你怎么猜出来？”

“我一看你就知道。”

这为时极短但相当精确的猜测很自然地引起她的不悦。难道她看起来真是标准的宝岛装扮？还是她脸上五官印着 MIT 宝岛姑娘的字样？他把她小小的虚荣踩在地上。她的心情不好、精神不济，因而他的果断猜测让她联想到他嫌自己土里土气，或者意味着她气质不够高尚。

“你一个人？”

“嗯。”

“我很少碰到一个人旅行的台湾女孩子。”

“哦？”

眼前并不是一个她期待中的男士，他并无翩翩风度，看来也绝不优雅浪漫，所以她并不热切回答。

那人倒大大方方坐下来，在她身旁自动打开话匣子。“我还以为这里是什么金山宝地，不过这样而已。”

她倒是有同感。

“这里的法国人实在太不国际化了，真是的，一句英语也不会说，想吃个法国菜都不好点……，喂，你说是不是？”

“不会啊！”她讪讪地说：“点菜，小事情嘛！”

“你懂法文？”男人口气满是惊讶。

“嗯！”她眼中出现骄傲的光彩。

“那么……待会儿一起吃晚饭如何？”男人这句话说得四平八稳，理所当然。

“这……”

“你另外有约吗？”

“没有。”算了，她放弃犹豫。是的，她并不想一个人吃法国大餐，那种寂寞太教人感伤。对面坐个男人也好，比较容易利用想像力使烛光晚餐有点情调。

男人自称叫吕颂明。

晚餐，她从开胃酒一路点到甜点，吃到自己不能动弹。吕颂明跟着她一样一样的吃，一边说些感激的话，表示如果不是她，他这一顿又得啃麦当劳汉堡。

这一顿饭的代价高达五百法郎。吕颂明并没有请他的意思。她要侍者送来一份帐单明细表，将自己的部分单独用信用卡签掉。

“住哪里？”

“海边的饭店。”她模棱回答。

“哦！我住火车站附近，”吕颂明说，“满污烟瘴气的地方。住一晚看看，不好的话我也想换到海边来。要不要我送你？”

“不了，谢谢。”

她飞快地和这位同胞道再见，沿着海浪的涛声走向旅社。长途跋涉的疲倦使她很快的进入梦乡。

星期四

早晨天空飘着微细的雨丝，云层压得很低，阳光没有露脸的意思。这样的天气教他觉得身在地中海沿岸是虚度光阴，他只想在阳光下睡一大觉——人生剩下这么点微薄的愿望。

他赶在九点前到饭店楼下吃了早餐。很不高明的廉价做法：硬面包加奶油果酱，此外只有红茶与咖啡任选——法式早餐着实让喜爱美食的他失望。

为了不辜负在国外花钱度假的时光，他还是决定在外穷逛一天。一个人走向大街，沿街观赏浏览橱窗里色泽缤纷的摆饰，不时对身材丰满且衣着短少的法国妞瞄两眼。他本来以为在传说中比较浪漫的地方，他郁卒的心情便会得到某种缓解，但事实证明他心里的低气压依然盘旋不去。他终于必须相信，苦乐由心生，外物造不得。

回国之后他必得面对宣布破产的事实。目前他身上的财务大概是他这辈子最后一笔属于他而且可以自由挥用的金钱。两年前属生意做得不错的时候，为分担风险他即将房子过户给妻子且办理夫妻分离财产，没想到这真成了先见之明——上个月公司面临合伙人倒帐再无法支撑下去，会计师将资产清算后很清楚的告诉他，如不还清高达两千余万台币的债务，只有破产一途。

他暗示过老婆。老婆矢志不肯以现有房产偿还债款，“反正还凑不到债款的一半”。话说得有理，他当然也不肯马上变得清贫如洗。要赖固是保全大计，但宣布破产的感觉真不好。他失眠了两个星期，然后决定不告而别，先斩后奏，带着最后一笔私房钱补偿自己多年努力却天道宁论的委屈。

雨忽而下大了。他兜进一家不算小的百货公司，随意东摸西

看。他对买东西的兴趣绝对没有卖东西大，但他还是掏出电子计算机将一些自认为品质不错的商品换算成台币，打发时间兼自娱。

在家庭用品部，他竟然看见昨天那个在蔚蓝海岸的女孩子。她正埋头在一个茶巾专柜前左挑右选。他搜索一下记忆，想起她叫爱丽丝·李。

想起这个名字时他冷笑了一下。这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必是在外商公司当半大不小职员多年，承袭了洋奴卖办的性格。她和他说话时并不敢正眼相看，且有点神情僵硬，也显示她对于男女关系的看法相当紧张。

也许是个老处女——他对自己的刻薄感到好笑。打个招呼吧！他对自己说。

“嗨！李小姐！”为他怕她想入非非，他连打招呼的声音模样都很“中性”，不带一丝有意搭讪的成分。

她太聚精会神，所以吓着了，一脸惊惶。

“记得我吧？”他笑道：“你买些什么？”

“茶巾，”她说，“我打算把家里的小东西换一换。法国的家庭制品质料很好。喏，这一条，在中兴百货可能就要三倍标价。”

“你要这条？”他记得刚刚在一楼特价柜上看到花样类似的东西，但减价百分之五十。很好心的把消息转告她。李小姐果然买了特价花车的产品，并向他迭迭称谢。

“我一向这样粗心，不懂得货比三家。”李小姐终于很谦和的对他笑了。

“请你喝个咖啡，如何？”反正是下雨天，百无聊赖，请人喝杯咖啡是人在法国最便宜的消费。仍是“中性”语气。

“这不好意思吧？”李小姐的脸部线条不再那样僵化。她略长的脸也因露齿一笑而扯圆了不少。

李小姐很为他省钱，点了两杯咖啡。他向她抱怨饭店的种种不适，“还贴上三颗星标志哩——房间小价格贵也就罢了，有电视

却没有画面,强迫吃不营养的早餐还贴三十块法郎,法国旅馆的差劲实在是天下第一!”

她静静听他说完。然后恻隐之心大发似的给他一个建议:“你大可以搬到海边来。我住在一家很旧的家庭旅馆里,但店主人很客气,房间不小,价格还过得去。”

那个下午他决定很“中性”的搬到她隔壁的房间去,黄昏时阳光才从云层里挣扎出来,为蔚蓝海岸镀一袭金粉。是缘份吧!他又在海岸边遇上看法文书的李小姐,好意坐下来一聊:“不会打扰你吧?”

“不会,闲着也是闲着。”这话透露着些许寂寞凄凉的意味。他和她的距离再度拉近了些。

为了不错过这绚丽的夕阳景色,他再次和李小姐聊了起来。向晚的斜阳似乎将鹅卵石一颗颗照出价值连城的光辉,也把女人的笑靥漆上甜美的色泽。他不知不觉和她坐得近些,除了海浪涛声外他还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声。向来他十分喜欢由细微的动作判断人内心想法,依经验,他断定这个女人正在期待一些事情发生。

他终于注意到她有头独具风情的及腰卷发。因风飞起的发丝正暧昧地搔着他的脖子。地中海的美丽并未出人意表,但温暖的海风有意想不到催情的效果,像一种春药。她是动人的,在夕阳下有特殊风味的美貌。

他轻轻吻了她的脸,然后是唇,然后……她没有做任何反抗。只是紧抓着那本书。她这种无意识的坚持看在他眼中是潜意识中对最后防线的固执不放。他从她手上轻轻取走那本书。



她大清早就被一群鸽子咕噜咕噜的叫声吵醒,然后“发现”自

己是赤裸的。身旁那个陌生男人熟睡的面孔使她差点惊叫出声。一刹那间昨天夜里所有的记忆重新输入她的脑海，清亮的天色唤起她的羞赧，使她希望自己患了失忆症。

男人还在打鼾，他的胸膛肌肉健硕，很有韵律的随呼吸起伏。她仔细打量着昨夜和她狂热做爱的男人，记起关灯后的第一幕动作。“他长得不差。”她对自己说，不知道为什么她在初遇时对他一点也没有好印象？从他的身体看来，他勤于运动，不像办公室里大多数的男人，一入壮年，肚子便先软肥了起来。

蹑手蹑脚的起身，她拾起散落一地的衣物，脑中又自动播放了一遍由自己主演的小咸湿电影。她的肝脏又荡起秋千来。

昨天晚上，连窗帘也忘记拉上。那种激烈的肉体碰触使她的身体燃烧出前所未有的热度。她联想到自己过去所交往过的对象——一名洋上司、一名有妇之夫、一名借酒装疯的过去同事，从前的感觉都不如这一次。是因为人在度假中心情特别轻松，还是心灵特别寂寞？

忽而有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感觉灌注在她的身体。她像一株刚刚钻出土里接受晨曦照拂的植物，也像吸满了涨潮潮水的沙土。她是饱满的。

男人仍然睡得很死。她注视着他的两撇小胡子——它们像两尾在浅海中嬉泳的墨黑色小鱼。她不知是否该唤醒他，已经十一点多了，或许该合吃早午餐。体力的消耗使她感到饥肠辘辘。

吕颂明的厚唇发出啧啧响声。她想，他或许正梦见自己在大口朵颐呢！她不忍心吵他，自己依着窗边盘腿而坐，翻开书，阻止自己再想一些令自己脸红心跳的事情。

“这一段说什么？”

半个小时后，男人起床，下半身围着浴巾，依着她坐下。一种很男性的体味钻入她的鼻子，那种味道像田里刚晒干的稻草香。男人胡乱指着书中一段。

她微笑着，很有耐心地以鸟鸣般的轻声细语念给他听。“假如要爱，嗯，就该接受爱的全部，包括爱的烦厌……爱情不是永恒的欢乐假期。”

男人笑了笑没说什么。他看看表，很温和地问：“饿了吗？”她说还好。男人请她打电话给楼下柜台，要餐厅送一个海鲜比萨和一瓶佐餐用的白酒进来。

这一天他们都没走出卧房。用完餐后回复的体力引发另一种饥渴。在暖热的空间和不时的小鸟鸣中，他的汗水不断滴在她的肌肤上。她的皮肤如沙噬水样吸干了它们。

星期六

“该出去走一走了。”他摇醒身边的女人。她的头枕着他的一双手臂。她酣睡中的模样像个吃完糖的小孩，安和满足。

她转个身，一张素脸迎向他，眼睛微微眯着，以一种爱娇的表情看着窗外的绿树蓝天。他很惊讶的发现，女人的脸是善变的。她的颊下有两抹晕红，头发散漫覆在前额，原本刚硬的线条如今都膨胀成美丽的弧线。不知是旅行还是她，治疗了他多年的失眠症。

他饿了。他想念中国菜，想念香喷喷的酸辣汤、油滋滋的明炉烧鸭及热呼呼的蟹黄烧卖，再来一盘广式凤爪也不错。人在异国想起故乡的食物特别有味。“吃中国菜，嗯？”

女人点点头，抓起一条被单裹住自己的身子缓缓走向浴室。害羞使她的两颊绯红，他觉得有趣——她遮遮掩掩做什么呢？两天来他已熟悉她每一寸的肌肤。她很瘦，孩子似的未发育完全的胸脯使她显得稚嫩，不像他平常的女人、妻子或情人，她们有丰富柔软的皮下组织，因为他素来喜欢体态丰腴的女子。这一点使他觉得很新鲜，有一种初恋的青涩滋味。

他们在街上游游荡荡，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雕龙砌凤的广东餐厅。菜单上没有中文，他摇头说：“这一定是专门哄外国人的。”侍者是个黄皮肤黑头发单眼皮干瘦的中年妇人，蓝色眼影涂得亮丽惊人，以快速的法语询问两人要些什么菜。当两个法国女人走进同一家餐厅并对仅余的座位表示甚有局促感时，这个老板娘模样女人竟要求他们换位置。“她说什么？”他问，李小姐迅速翻译。“她说中国人吃的东西一向不多，用小桌子就可以。”

他觉得有必要发脾气。从前做生意时学过广东话，此时正好派用上场，“你地凭乜叫我换位？我吃又唔是钱俾，狗眼睇人低。”

话说得大声，气势十足，老板娘知道理亏，连忙道歉。他得理不饶人，继续说：“中国人一到了外国，就真系连鬼佬只狗都不如呀！”

李小姐猛扯他的袖子。他一派理直气壮维持同样的声浪，“怕什么，花钱的人是老大。”这顿饭他请她喝开胃酒，为表示泱泱我国的男子风度之故。

下午他要到海滩做日光浴。李小姐说海风吹得她头痛，宁愿逛街，两人暂时分道扬镳。他在阳光下舒舒服服的又睡着了。梦中天地清悠，似乎一点烦恼也没有，破产危机离他很遥远，妻子、朋友、孩子都是南柯一梦。他满怀念那个刚刚离开的女人，她的体温和吸收了阳光温度的卵石沙滩一样有隐隐的炽热。是的，她和海风一样使他精神愉快。他忘记他的负担、忧愁，甚至年龄。很久以来他没那么生龙活虎过，她把他从奄奄一息的病态中救了出来。

凭这点他该感激她。

两人在前一天已搬到同一间房，美其名为节省房钱。六时许，他回房间，发现她躺在床上看小说，嘟着嘴。

“怎么啦？”

她看来受到委屈。她细声咒骂一家百货公司的女店员，指责那个法国婆子态度恶劣，言词粗鲁，有种族歧视嫌疑，使她非常不愉快，全没了逛街的念头，于是提早回饭店。

“你该用法文骂她几句。”

李小姐说她没学过骂人的话。他以胳膊揽住她，笑着说：“骂她英文呀！Bitch！Son of Bitch！”

“你好毒！”她笑着捶他，却有心服的意思。在外经历挫折的她似乎特别需要另一个肉体的渴慰。两个身体再次交缠，激情如同海啸。他在她面前比较起英法两国脱衣舞秀不同：法国妞整齐漂亮高雅但流于虚晃一招；英国妞敬业，脱得货真价实但品味不高。他说要带她去体会一下。她听了哈哈地笑。

九点才天黑。他又把晚餐叫进房里来，酒酣饭饱后两人筋疲力竭躺回床上。在收音机中传来的法国香颂的催眠下沉沉睡去。